

〈世界经典名著〉

希腊棺材之谜



[美] 艾勒里·奎恩



*Delinquency
Fiction*

世界名著百部

54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闻名纽约州的古董商乔治·卡吉士因心力衰竭而猝死，他生前立下的一份秘密遗嘱在葬礼上也不翼而飞。开棺验尸之际，又发现棺材中多出一具尸体……在警方认定吉尔伯最具有作案嫌疑，准备拘捕吉尔伯时，吉尔伯却“畏罪自杀”，警方遂结案了之。

侦探长之子艾勒里·奎恩却不肯接受这个结论。他运用演绎法继续寻找线索，终于推翻了吉尔伯畏罪自杀的结论，并在百万富翁詹姆士的配合之下，演出了一场“苦肉计”，引得真凶出洞，并被警方当场击毙。

作者艾勒里·奎恩，是美国作家费雷德累·达奈与曼弗里德·李的合作笔名。两人合作以此笔名共创作了50多部侦探小说，其中代表作品有《罗马帽子之谜》、《希腊棺材之谜》、《法国香粉之谜》、《荷兰鞋之谜》。1932年问世的《希腊棺材之谜》，曾经轰动一时，并获得美国推理小说家协会所颁发的年奖“爱伦·坡奖”。

目
录

闭幕词	(1)
一 墓穴	(3)
二 搜索	(7)
三 案谜	(13)
四 闲谈	(23)
五 隐蔽之物	(34)
六 掘墓开棺	(46)
七 证据	(54)
八 被杀	(74)
九 情况	(80)
十 预兆	(102)
十一 先见之明	(107)
十二 事实	(114)
十三 调查	(121)
十四 注意	(135)
十五 迷宫	(148)
十六 发酵	(170)
十七 污点	(200)
十八 遗嘱	(218)
十九 一线曙光	(223)
二十 百思其解	(242)

二十一	关于日记·····	(250)
二十二	走投无路·····	(257)
二十三	惊人之言·····	(259)
二十四	证据·····	(280)
二十五	多此一举·····	(288)
二十六	豁然开朗·····	(296)
二十七	电报来往·····	(313)
二十八	恳求·····	(323)
二十九	结果·····	(331)
三十	百般盘问·····	(346)
三十一	大结局·····	(351)
三十二	艾勒里展露头角·····	(362)
三十三	真相大白·····	(376)
三十四	推原论始·····	(383)

闭 幕 词

简 报

世界名豪——乔治·卡吉士专营艺术品之巨商失明已有三年之久，因心力衰竭，于本星期六凌晨病逝于私宅书房，年有 67 岁。

这位久居纽约的卡吉士家族之最后一代，是卡吉士收藏品总库的创始人，以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和经营而声名显赫，享有地位。

卡吉士先生身患此疾已有数年，故杜门不出。据其私人医生邓肯·富乐司德大夫所说，他双目失明起因于此疾。尽管如是，其亡讯仍令人不可思议。

卡吉士先生长住纽约，美国若干稀世艺术珍品由其所购买，现存于博物馆、主顾和第五大街的私人收藏总库。

苔斐娜为总库经理吉尔伯·史洛安之妻，是卡吉士的先生的

唯一妹妹；阿仑·切奈是她与前夫所生之子；另，狄米特里欧·卡吉士为其堂兄弟。上述诸位均居纽约市第五十四东大街十一号死者之宅。

兹定殡仪及下葬时间为十月五日星期二。依照死者所愿，皆欲从简，不邀外人。



一 墓 穴

从上面的简报可以预感，乔治·卡吉士老人辞世大有悬念可思，这可以从下面叙述的事实得到足够的证明。它恰似一首沉闷和忧郁的挽歌，尽管曲终时罪恶的高音已从管弦乐器中爆发出来，但是那个阴暗的不祥音符并没有彻底从纽约居民的心中立即消失，反而如同对音乐一样，使得纷至沓来的错综复杂的安魂曲同老人的死因弥合在一起，令人怀想悼亡伤逝成分极少的安魂曲应该有的葬礼之悲。

毋庸置疑，艾勒里·奎恩和其他人一样绝没有把老人因内脏之疾而亡当作一首谋杀交响乐的主题序曲，迫使他开始关注的时间是死者被以最正常的方式安葬于众人认可的安息之地后的第三天。

艾勒里常对报刊漠不关心，即使刊登卡吉士之死的那些报纸，亦然。因此他未见上面的简报纯属正常，更未想到死者墓穴方位所隐藏的奥秘。据年旧的《纽约方志》登载的一篇与此事相关的散记：第五十四东大街十一号是一幢褐色砂石楼房，主人是

乔治·卡吉士先生。这座私宅与一个前门正对第五大街的古老教堂相邻。教堂南、北两面分别邻近第五十四大街和第五十五大街，位于第五大街与麦迪逊大街之间的一块地皮。值得提及的是，属于本市最古老的私人墓地之一的教堂墓地就是死者安葬之处，它是由教堂主体建筑与卡吉士私宅合围而成的。卡吉士家族不受在市中心禁止下葬的卫生法的限制，这主要是由于该家族已有近乎两个世纪的本教区居民史，历来拥有该墓地不为行人所见的纳骨所，因为墓碑不会在草皮上留有痕迹，墓口距地面有三尺。这是卡吉士家族在第五大街摩天大楼的暗影下享有的安息权。

卡吉士的尸体被涂上防腐香油、套上夜礼服，放置在其家一楼客厅的一口黝黑的大棺材里。比邻教堂的约翰·亨利·艾达牧师主持了这场缺乏泪水、简洁平静的葬礼，更无撕人心肺、呼天喊地的悲切场面出现。唯独管家西姆丝太太对死者有特意的昏迷之状。牧师的布道言辞虽然多为嬉笑怒骂，却仍旧刊登在大主教教主报纸的重要版面上。

这场葬礼对琼·布莱特而言，或许像我们通常认为女性都具有直觉事物的高等功能一样，她判断事出有因。尽管这种高等功能在医学界被诊断为纯粹无理，但是她严肃地用英国式的古怪腔调肯定丧礼“略带紧张气氛”。她不知道某个人或某些人应对这种气氛负责，或许并不情愿说出这种虚假紧张的制造者。与之相反，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合理地把伤悼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苔斐娜面色憔悴，一滴眼泪、一声哀叹都和庄重典雅的气质有关；她的手不时地被吉尔伯·史洛安轻拍几下，以示安慰。被众人称为呆米的狄米特里欧，双眼呆滞，好像忆念着堂兄黯淡无光的脸

面；阿仑·切奈泛红的面庞带着一股怒气凝望着天空，双手却安静地插入上衣的口袋里；穿戴严谨的卡吉士美术展览馆馆长纳奇欧·苏伊查站在不显眼的地方，显得疲惫不堪；伍卓夫作为死者法律事务所代理人，呼吸均匀。在这个极其简朴的丧礼上，列队缓缓走过的家族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朋友和仆人，都用矜持凝重的神态面对死者最后一次被瞻仰的遗容，没有做作，没有疏漏。这时，一个名叫史图厄斯的殡殓承办人，愁苦却又精熟地处理完尸体，快捷地钉好棺材。等到通常例行的最后绕棺材一周后，阿仑、呆米、史洛安和苏伊查分列两侧，平静地在史图厄斯的精心照看下、艾达牧师的祈祷声中扛起棺材，稳步而出。

琼·布莱特认定“略带紧张气氛”，在艾勒里心中这位一贯小心谨慎的年轻女士的话肯定属实。但是，属于责任承担者的某一个人在哪儿或从哪儿来呢？是与弗里兰太太并行尽头的大胡子沃兹大夫吗？是上述几位扛棺材者吗？是跟在琼后面的人吗？还有可能是住宅本身的问题吗？因为在自己床上放声猛哭的西姆丝太太，在死者书房傻乎乎地乱摸自己下巴的男仆韦格施都不可能导致住宅本身成为实际原由。

虽然如此，并未使送葬队伍分成两列有丝毫不便，一行人避开由前门到第五十四大街的路线，而选择从后门走进第五十四大街和第五十五大街的六户人家共同专用的深宅后院；另一行人先向右拐，后又穿过后院右侧的门到达墓地。包括被吸引到第五十四大街的过路人在内，苍蝇般地堆挤在一起，并不担心可能有意设置他们上当的观赏，因为这条通向墓地的非公共道路之所以被选择，肯定隐藏着一种诱骗上当的目的。包括新闻记者、摄影师在内的围观者，都尽可能从尖钉围墙和铁栏杆的缝隙间寂静地探

望墓地，那些正在举行悲剧的表演者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后来越过草皮与另一队会合的行人，面对一个长方形的墓穴和一堆经过计算挖出的泥土，围绕一团；一名轻揉那已粘膜发炎的泪眼的小老太婆，头上戴的是一顶样式怪异古旧的黑色女帽；史图厄斯的帮手和教堂司事亨尼威尔是在场的两个掘墓工。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在哪儿或从哪儿来呢？假设琼·布莱特的直觉可靠，那么，只能证明紧张的气氛确实已经或正在发生。

但是，继之而来的一套习以为常的陈旧仪式如同过往仍然不失其谨严：一个掘墓工弯腰抓住埋在泥土中已生锈的旧铁门的把手，让棺材缓缓落进四壁砌有旧砖的墓穴里，棺材在沉闷而匆匆的声音中落稳——进入地下纳骨所的壁龛之一，铁门被严密地合拢上，泥土和草皮覆盖其上。于是，再也不可见的棺材，深陷在了一个死气沉沉的阴森世界。

后来，琼·布莱特回忆葬礼过程中出现的紧张气氛，不知何故就此消失了。

二 搜 索

紧张气氛的消失，唯独出现在送葬队列从后院沿老路折回住宅之前的短暂时刻。令人不安的是，随即伴着许多光怪陆离的事件发生之时，这种紧张的气氛又出现了。其真正的起因要等到事发很久后才水落石出。

引发一系列事件的最先征兆，源于死者的法律事务代理人迈尔士·伍卓夫。全部事件的清晰之状的呈现有了一个开端。先来看下面诸人：牧师艾达冷静地走进卡吉士家后开始劝慰生者；矮小精练、详熟事务的教堂司事亨尼威尔随牧师来回游移；那位紧随队伍而来的小老太婆尽管双眼粘膜发炎，此时却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巡察客厅里空空的棺架；殡殓承办人史图厄斯与助手共同收拾祭悼死者的凄冷场面；满脸傻样的呆米不像他人那样无视没有受请就进来的小老太婆，而是用近乎冷酷的目光扫着她，余下的人无精打采、徘徊不已、无所事事，这与殡殓承包人及其助手的忙忙碌碌形成对比。

为了消除因下葬而生的窘困状态，与旁人同样心绪不宁的迈

尔士·伍卓夫随意踱进死者的书房，之所以一定要进书房，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无意中的行为。这是他后来说明的一点理由。也许正因为如此，伍卓夫才能非常无聊地漫步于书房，并朝似乎打盹、惊恐站起来的男仆韦格施摆手示意后，走近两个书橱之间嵌有卡吉士保险箱的一堵墙壁旁，纯粹机械地拨动保险箱上的号码盘，又按照某种数字组合，拧开厚实的小圆门。仍然依据他后来果断地表明，他面对保险箱的所有行为均是机械反应，本无意寻之，却根本没有想到在葬礼前五分钟他还见过、摸过的保险箱的铁盒已经无影无踪。像《重复的故事》那样，由偶然或必然发现的警讯传达出更新的紧张气氛，致使一连串的恐怖事件在紧张的气氛中继续发生。

面临如此险情，伍卓夫的反应极具个人风格。他猛然转身冲向韦格施，怒吼道：“你摸过保险箱没有？”韦格施颤颤抖抖地向似乎疯狂、呼吸困难的伍卓夫说没有摸过。伍卓夫立即团团打转，无计可施。

“你——在此呆坐多久？”

“我坐在这儿的时间就是送葬队伍离此而去基地的整个过程，先生。”

“这个时间是否有人来过？”

“先生，没有一人到此。”韦格施吓得泪眼欲滴，浑身抖动，那粉红色头皮后面的一圈白发披散在耳朵上，左右乱晃。显然，韦格施被高个、红脸、粗声的伍卓夫暴跳如雷的神态惊吓住了，因为这种神态里面预示着某件大事已经悄然发生了。

“你在我进来时正在呼呼睡觉！”伍卓夫怒目狂吼。

“先生，我只是稍稍打了一个盹儿，从未真正睡着。真的，

请你相信，我是打了一个盹儿，没有睡着，这不您刚走进书房我就站起来了吗？您想一想，是这样吧！先生？”韦格施低声低气地解释说。

“噢……或许如此吧！”伍卓夫听完韦格勒的话后，语调变得轻缓。“去，赶快请两个人来此，就是请史洛安先生和切奈先生。”

两位被请来的先生站在伍卓夫面前，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量着这位像救世主般傲然屹立于保险箱前的人物。而伍卓夫则以沉默、疑惑、追查的目光扫视着两人，在他的眼里：史洛安确实闪现出律师自己也无法说清的异样表现，他不能抓住这种异常发生的确切内容是什么；而阿仑身上散发着浓烈的威士忌酒味，其面部表情依然如同往常一样流露出孩子般的忧郁。伍卓夫律师无意继续等待，怒指着被打开的保险箱，试图从这两个人身上再发现可值得怀疑的特征。但是，两人并不像刚走进时那样神情迷惘了，各有另一番神态：史洛安衣着得体、非常时尚，正高扬着代表其年壮气盛的狮子般的脑袋；阿仑只是把双肩晃动了一下，就无声无语、无所反应地站立在原地。

“就这样吧，先生们，”伍卓夫说道，“我发誓要把此事查得一清二楚，尽管它对我毫无损失，可是我现在就要开始这样做。”

于是，那些参加送葬队伍回到卡吉士家还不够四分钟的属于这所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服从伍卓夫的带有命令式的召唤，全部聚集于书房的地毯上，似乎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做到这种状态，令人奇怪，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包括殓殓承办人史图厄斯和其助手在内的全部人——已无性别之分，每位都坚决否认曾从保险箱取过东西，甚至坚信自己那天绝无走近保险箱的行为。听罢，伍

卓夫心里泛起似真似假的感觉，茫然若失。

这种目的和结果相互矛盾的时刻的确充满了戏剧性和滑稽感。但是，相同的一个想法刹那间从琼·布莱特和阿伦·切奈两个不同的大脑中闪过，他们相互拥挤着夺门而出，奔向大厅、冲过厅、穿过门厅、跑到临街大门。伍卓夫面对突如其来的场景，高声喝喊，却无济于事，只好在两位奔跑者的身后留下自己的追影。需要说明的是，过厅的门是由阿伦和琼合力拧开的，那扇临街的大门并未被锁上。阿伦和琼面向正在大街上略感奇怪的人群喊道：“谁在刚才半小时之内光临此房？”——这是琼的清脆的女低音，“是谁呢？”——这是阿伦随后慌忙喊出的。奇怪的是，伍卓夫也情不自禁地跟着重复阿伦的话。“没人来过呀！”“先生大人们，我们不会妨碍你们的，让我们进去观赏一下吧？为何不行呢？有什么事发生了吗？”回话的是正在人行道上朝紧闭的大门不停地张望的一群记者，其中包括一个愣头毛小子和一个不紧不慢、拿腔拖调的瘦高个，两人的回答都不痛不痒，不关要害！街上的看客也持有类似他们的想法。琼顿时脸色发红，无意识地用手理理乱发；阿伦并不罢休，又嚷道：“有谁出来过呀？”“没有”——这是那些局外人共同发出的轰鸣般的回音。伍卓夫见到这足以破坏其自尊感的现状，假装咳了两下，便满脸怒气地让琼和阿伦立即进去，并非常谨慎地顺手把两道门都锁得紧紧的。

回到书房，面对那些正坐卧不宁、不知东西的数人，伍卓夫刚才略感丢失的自信和勇气在这样短暂的时刻里又升腾起来，他用冷酷无情、排击炮似的粗声恶语逐个盘问，结果又使得他近似绝望地大叫起来，因为这家大小的人几乎对保险箱号码的组合了如指掌。

“真是奇怪，就这样吧，”他说，“行了，就这样吧，原来有人用心不良，居然还在说谎。我敢肯定，过不了多久，或者说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你们明白我的责任是什么吗？坦白地说，我的责任就是这个。”他在这些被盘问者面前来回走动，看到他们像木偶玩具似的点头哈腰，又接着说：“我马上就开始搜查属于这个房子里的每一个人，现在就开始。”于是，大家怔住了，再没有继续点头的意思。“没关系，我不怕你们厌恶这个想法。实话讲，在我的鼻子底下公然盗窃，我能够喜欢吗？要明白，是在我的鼻子面前干的，我必须这么做。”说到这，琼·布莱特暗自窃笑起来，这对严肃而紧张的气氛来讲大煞风景。她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伍卓夫的鼻子确实在面部占据显赫位置。

“伍卓夫，你是否把这件可能十分简单的事情戏剧化了呢？你刚才所说的，难道不是表演戏吗？”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纳奇欧·苏伊查略微笑着说。

“噢！苏伊查，原来你是这种观点，真是这样吗？”伍卓夫缓慢地把目光由琼移向苏伊查，“我完全明白，你——苏伊查反对搜身。其理何故？”“伍卓夫，你好似没头的小鸡，还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更何况我不是受审吧？对吗？说不定，”他直截了当地说，“说不定你认为自己在葬礼前五分钟看见保险箱里的盒子纯属视觉错误。”

“你是说，我发生错觉了吧？但是，当从你们中间抓出盗贼时，我的错觉在你们看来就是正确的了。你愿意这样想吗？”

“我可管不了许多，”苏伊查露出洁白的牙齿说道，“我坚决不愿意你搜我的身，难道怀疑我吗？来，老头，可以试一试。你的强行手段对我毫无用处！”

事到如今，尖锐的矛盾已无可避免。伍卓夫在苏伊查尖冷的鼻子下面挥舞着铁拳，怒火冲天，唾沫四溅地吼道：“老天啊，让你们在我的手上看看何为强行手段吧。上帝啊，上——帝——啊，你们瞧——瞧——我的，我的！”刹那间，他猛地抓起死者书桌上的两个电话筒之一，拨号——讲话，这件本来起初就可以做好的事；此时已被他猛烈的动作、结巴的谈话弄得气氛异常紧张，尽管那个看不见的接电话人还不知哪些人与这种气氛有关。通话完毕，伍卓夫砰地一声摔下话筒，得意地对苏伊查说：“我的朋友，看你究竟是否被搜身吧，等着瞧！这所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半步，等候检察公署派来的人，这是桑逊检察长的命令！”